

爱因斯坦遇知音

○刘云利



1942年，35岁的托马森是美国普林斯顿市一个小有名气的园艺工。5月，一个叫杜卡斯的助理找到托马森，想让他为老人的花园做园艺工。老人今年63岁，主要工作是科学研究，休闲时间只做两件事，一个是散步，一个是拉小提琴。

一天，托马森正在为草坪修剪，突然从花园中传来小提琴悠扬的旋律。爱好音乐的托马森顺着琴声望

去，只见一个老人正在如痴如醉地演奏着。托马森禁不住驻足聆听，听到酣处他微微闭上眼睛享受着，突然他睁开了眼睛，上前对老人说：“先生，您是不是一个音调拉得太高了？”老人上下打量了一下托马森，不清楚这人是否懂音律。他没有言语，继续拉琴。一段时间之后，老人的疑心越来越重，总觉得拉的琴声走调了，索性停了下来，兴致盎然地和托马森讨论起来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托马森再次来老人家修剪草坪，完成工作之后，老人拉着托马森的手说：“我根据你的建议，苦练了一个星期，你看这次拉得怎样？”说完，老人熟练地操起了琴弓。

“这次没有跑调，但有个节拍还是拉得不算理想。”听完演奏，托马森直言不讳地说。老人心领神会地点点头，表示虚心接受。这时，托马森好像意识到有些不妥，愧疚地说：“先生，我对音乐也是一知半解，您还是去找专业的音乐人才行啊。”

老人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曾经找过专业人士，但他们都是夸奖我拉得好，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，提出如此中肯意见的，我真要感谢你才对，你这样的人才配称真正的朋友。”后来，托马森和老人成了挚友，每个星期都要来老人的住所切磋琴技。托马森也知道了，这个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，助手杜卡斯对爱因斯坦说，一个政要要来拜访您。爱因斯坦摆摆手说：“让他下次再来吧，我已经有约了。”不一会儿，托马森拿着园艺工具走进了爱因斯坦的院子。

1979年，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时候，一个叫托马森的老人根据回忆，撰写了一本新书，书名叫《一个园艺工和爱因斯坦的故事》，书的扉页写道：人不管贫穷还是富有，不管显赫还是卑微，只要真诚就能找到知音。愿天下的人都真诚相待。

（摘自《当代青年·我赢》
2011年第3期）

街道要举行老年模特选拔赛，入选者还要代表街道参加区里和市里的比赛。母亲被推荐上了，妻子特地为母亲选购了几套服装，可回来一试，都不满意。

母亲默默地从老式的旧皮箱里翻出那件蓝印花布旗袍，旗袍上还有淡淡的花椒气味。母亲穿上旗袍，走了几步，还真有点模特范儿。

这件旗袍的来历还有一个故事。那时候，母亲十五六岁，在苏州一家茶店的老板家做佣人，她很想拥有一件旗袍，于是偷偷拿了太太的旗袍带回家，穿在身上，舍不得脱下，到第二天才悄悄还回去。不知怎么被太太知道了，母亲被扣罚了当月的工资，还丢了工作。

苏州观前街有家蓝印花布馆，于

母亲的蓝花旗袍

○涓子

是母亲常跑去布馆看，她把一匹一匹蓝印花布打开，图案真是美极了，像是打在纯白棉布上的蓝雨，溅出密密麻麻的花。布馆的老板是位日本老人，人很和气，她告诉母亲，这些蓝印花布是采用天然蓝草，经过印染而成的，是民间工艺的珍品。因为母亲常帮日本老人洗衣买菜，老人过意不去，就选了块布料亲自做了件旗袍给母亲。母亲人长得秀气，穿上旗袍更像仙女了。

解放后，母亲到了北京轻工业部工作，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就穿了这件蓝花旗袍，黄炎培部长（那时还是国

务院副总理）参加了他们的婚礼，还夸母亲的旗袍好看。母亲工作后不再穿旗袍，只是休息时在家里偶尔穿一下，聊以自慰。我记得一次半夜醒来，看见母亲房间亮着灯，从门缝中看去，见母亲正在穿旗袍。母亲发觉我在偷看，脸一下涨得通红。“文革”中父亲进了“牛棚”，母亲受到牵连，那件蓝花旗袍被锁进皮箱，一锁竟锁了20多年，母亲也老了。1990年，母亲去美国，在弟弟的博士学位毕业典礼上，母亲穿上了蓝花旗袍。校长杰克逊伸出大拇指，夸母亲是东方美人，像一幅移动的画。

在老年模特选拔赛上，母亲不输阵，被蓝花旗袍裹着的身材依然苗条，尽显风采。

（摘自《老来乐》2011年第2期）